親親我的老媽－－颱風夜驚魂⊙紹興

瀛苑副刊

暑假期間的大新聞，以香港回歸大陸懷抱拔得頭籌，而連續的颱風侵略寶島可與其並駕齊驅。尤其對我老媽而言，「溫妮」打敗「林肯」也不及她精神壓力受迫來得憂心；因此，只要任立渝先生通知陸上警報發布時，她不僅把門窗綁牢固，更把家具全都架高或搬往二樓，更扯的事是她會把橡皮艇灌滿氣備用，她理直氣壯的理由是「等到救難人員到家營救時，我的浮屍早就漂到警察局門口了！」我的老媽如此強烈的反應，完全拜去年賀伯颱風之賜。

八十五年的暑假，賀伯大老爺到家作客，當時天色剛暗，酒足飯飽後的老媽、老妹和我，翹起二郎腿觀看連續劇；風和雨也開始放肆地搶奪地盤且有愈演愈烈之勢，我們家距離新竹沿海不過數百公尺之遙，在雙方拉踞爭鬥中仍有些難以招架。首先是喪失電力，頓時一陣慘叫，原來是老妹與老媽的聲音，他們對劇情正高度融入卻慘遭斷訊，此情境何以堪；繼之而來的是廚房的窗戶遭到突如其來的木塊擊裂；又聽見附近鄰居的騷動，原來是海水正突破堤防正揮軍攻入村裡。我和老妹興奮地前往湊熱鬧，見到鍋碗瓢盆在水面上一沉一浮，原來較低窪的居家已遭到滅頂，全軍覆沒，此時，我與老妹開始緊張了，兩步併作一步的回家報告戰況。

因此，全家開始佈陣，把家具架高或遷往二樓。說時遲那時快，如萬馬奔騰之勢由排水口灌了進來，老媽開始狂叫且歇斯底里的發號施令，因為老爸出差去因此猴子稱大王，老媽抵住廚房的排水口，我卻派往廁所排水口做阻擋，但來勢洶湧的海水仍然不斷由我指縫竄出。就在慌亂之際，見到我家的北京狗「波波」，正在水中掙扎著划水，此時見大勢已去，老媽含著眼角那滴不甘願的淚水，宣布棄

守一樓退至二樓。

她揪起將溺斃的短腿北京狗蹲坐在樓梯口，嘴裡嘟囔著：「可惡啊！怎麼可以在我老公出差時，來欺負我。」便哇哇地哭了起來，此舉可嚇壞我兄妹倆，又說：「嫁來這麼多年，從來沒有見過海水倒灌是什麼樣？有夠倒楣卻讓我撞見。」這時，她又破涕為笑，我想是無奈無助加上又好氣，讓她喪失了自主神經，苦中求樂的笑了起來吧！

那海水依舊高漲著，頓時，老媽大叫一聲：「我的彈簧床！」，那高級的椰子床由寢室流向客廳，我們三人及一隻狗也僅能望床興嘆。燭光微微地照亮整層淹沒的一樓，將近一個鐘頭左右，水終於停止進攻了，我們三人步下樓梯走到水深及膝的一樓找尋食物止饑。而廚房裡竟然找不到吃的，只有冰箱裡晚餐的剩菜剩飯，為了吃它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拉開冰箱門，卻忽略了水會灌進冰箱，但已太遲了，老媽嘀咕地說：「失策啊！失策啊！」然而不長眼的波波在樓梯口無奈地狂叫，惹得我老媽心煩，便過去賞了他幾巴掌。

就在黑暗的樓層中透過燭光，我見識到何謂水鄉澤國？見識到何謂風雨生信心？見識到堅強若媽的無奈淚水？然而，最令人招架不了的是明兒一早的大掃除。總之，我們戲稱老媽得了「恐颱症」，就像小時候玩木頭人時，高喊「一二三木頭人」，「一二三木頭人」一樣；「一二三颱風」「一二三颱風」，而她的神經線就得繃斷不少條。